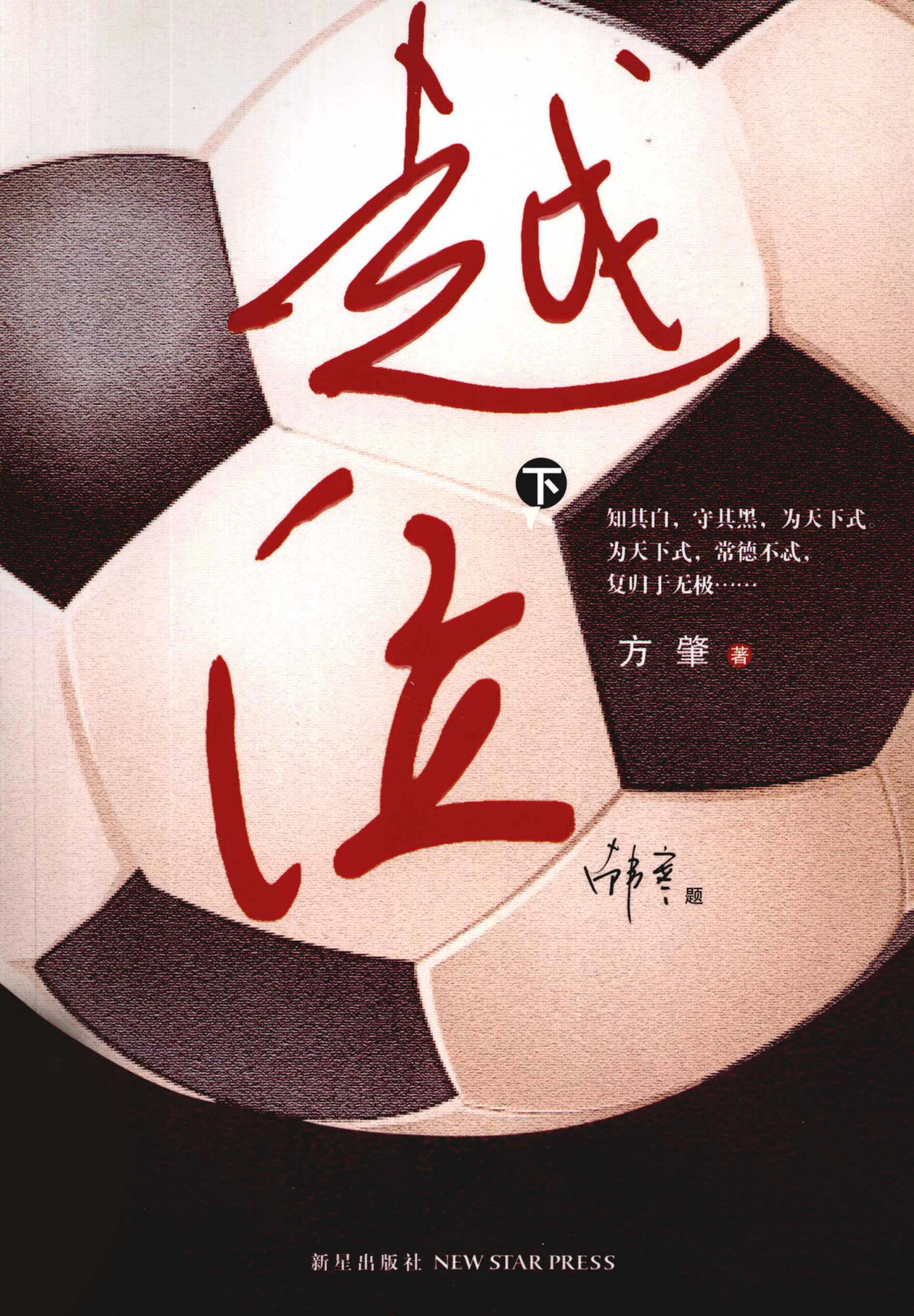




知白

下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为天下式，常德不忒，
复归于无极……

方肇 著

韩寒 题

越位

韩寒 题

方 肇 著

下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为天下式，常德不忒，
复归于无极……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位. 下 / 方肇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133-0094-0

I. ①越…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0455 号

越位. 下

方肇 著

责任编辑: 许彬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没果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20千字

版次: 2010年11月第一版 201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094-0

定价: 29.8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二十四章	老金赚了一栋楼	001
第二十五章	六个小时两万字	015
第二十六章	“北京之家”在哪里	038
第二十七章	天上掉下克劳琛	051
第二十八章	球霸记霸闹中青	075
第二十九章	我是衰神我怕谁	103
第三十章	冰雪无情人有意	134
第三十一章	迪拜机场盲流多	144
第三十二章	西出阳关无故人	161

CONTENTS

第三十三章	早该培训艾米莉	178
第三十四章	拔剑四顾心茫然	197
第三十五章	虫子棒子老虎鸡	220
第三十六章	遗恨当年失吞吴	235
第三十七章	玄都观里桃千树	246
第三十八章	仰天大笑出门去	257
第三十九章	绿水青山枉自多	280
第四十章	狗肉朋友狗肉宴	301
第四十一章	知白守黑天下式	317

第二十四章 老金赚了一栋楼

2004年一开春，中国足球就进入了新一个冲击世界杯的轮回，可惜的是，哈恩的水平确实不行，运气更不行。踢球不行，算术也不行。这一次，中国队不但没有赢得十强赛，甚至连打十强赛的资格也没拿到。这个时候，男足中国队仍然是中国体育界的当家明星，国脚仍然是最可爱的人，跟国家队的记者仍然是各新闻媒体里的头牌名记，跟踪报道国家队2006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小组赛，仍然是媒体竞争的核心焦点，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沈祥福的国奥队也在为争取拿到一张雅典奥运会的入场券进行着最后的冲刺。这一年亚洲杯也在举行，跟在亚洲杯后面的是奥运会，毫无疑问，在把马亮招进门之前凯文和老虎、莱瑞早就算过了这样一笔账。留给他的，只是厚厚的一沓机票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旅程。

春节之前，《体育圈》终于寿终正寝了，树倒猢猻散，多数记者都回了平面媒体，韩红回了娱乐节目，继续吃香喝辣，就好像她搞垮的是敌人的节目一样。董晓婉没地方可去，跟马亮在一起之后也早没有了那么强的进取心和锐意，混着随遇而安的日子。好歹张乐年还跟她续签了合同，去了光标传媒新成立的影视中心，今天做健康节目卖卖药，明天做互动节目选选秀，就那么三天打鱼两头晒网地玩着，彻底脱离了体育圈。马亮在外面跑着，有时候也吓唬她说：“屁晓婉你再不来看我，我可跟别的女记者私奔了啊！”

“米兰还没嫁人呢？就算没嫁人她也不是等着你，臭老公你就死了这份心吧，现在改邪归正，党和人民还会给你留一条活路。”董晓婉抱着电话嘲笑他。

因为离开了体育圈，共同语言日渐稀少，她现在跟米兰也很久见不上一面了。不过为了提醒马亮时刻记着自己的存在，他一出差，而且可能跟米兰一起出差，董晓婉就在 MSN 上给他留作业，往往是马亮下飞机进房间，一打开电脑，董晓婉的留言已经来了：

“臭老公，在 30 和 50 之间，哪个数字比熊巴巴还硬？”

马亮对这种脑筋急转弯比较有心得，但是为了哄着晓婉开心，从来不认真去考虑答案，即使知道答案，也不说。“大概是 38 吧？女人都 38，女人的嘴肯定最硬嘛。”

等晓婉再上线时，看见他的答案就会得意扬扬地嘲笑他一番：“笨啊你！这还用问吗？40（事实）胜于熊便（雄辩）啊！”

2004 年春节过后的第一场足球大赛，就是哈家军 3 月 31 日在香港小西湾体育场客场挑战中国香港队。当马亮准备跟着哈恩的国家队去采访时，才知道老金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只做普通旅行社业务，不再经营记者出国采访的特殊服务。而中国记者们到了香港才知道，比赛正赶上基督教相当重要的复活节期间，酒店住房不仅非常难找，而且死贵，还不包上网。幸亏老贾提前在湾仔维景订了三间房，把马亮他们几个给安排了进去，至于上网，可就得自己解决了。习惯于被老金伺候得舒舒服服的马亮在香港处处碰壁，有感而发了一篇《怀念老金》：

老金是个奸商。无奸不商嘛！他选择了做商人这条路，做伺候记者的商人，做伺候中国记者的商人，伺候中国足球记者的商人。在 2002 年世界杯期间，金家继组织了 160 多名中国记者的庞大队伍远征韩日，据说这在以不与记者打交道为行规的中国旅游业是个奇迹。当时为了省钱，几乎全都住在汽车旅馆里，后来许多女记者骂他讳淫讳盗，再后来许多人悄悄地向他道歉。

这一次跟随中国国家队出战中国香港队，老金没有组团，然而他坐在北京的家中不知道每天要打多少个喷嚏——他的名字在海关、在训练场，甚至在拥挤不堪的电梯里都经常被人们提起：这次老金怎么就不组织一下呢？挣钱挣够了！谁也没料到，在 31 日中港之战开打之前，正是西洋人的传统节日复活节，

大批中国记者蜂拥而来，却好像是一头撞在了城门楼子上，订房晚的，根本就没戏；订房早的，人家说，没有最后确认，取消了。也不知道这个小岛上怎么一下子就住进来那么多人，两位青岛记者下了飞机直奔我们住的酒店一问，乖乖！只有2700元的房间了，还是港币，合咱们人民币得3000，没有宽带，还不能拨号上网。笑容可掬的前台店员说：明天来，2100元，4月1日以后，浮动价格下调至正常，也许还有折扣。4月1号？咱们国家队都跑到哪儿去了？

然后就是满大街去买上网卡，湾仔电脑城里转来转去总能看到几个中国记者，然而最少也要预付半年的上网费才能开户。有人忽发奇想，干脆用IP电话拨打到深圳，然后上当地的拨号上网，但是不知道在途中有什么关节，就是上不了线。找香港足协，人家说，只有比赛当日新闻中心才开放。有人想出绝妙主意，用手机短信把稿子发回去，然后请后方同事帮忙敲出来，且不说发一条4块钱的价格，且不说后方编辑都挺忙，可是谁有那本事，能在手机键盘上打出一分钟30个字的速度来？省省吧，一篇稿子发完，天就快亮了，何况报社大老远把你派来，就为了让你发一篇稿啊！

出门往东500米，上天桥过马路，进地铁站，看对方向，跑，坐一站地到铜锣湾，进时代广场，上8楼，有个满耳朵枪击爆炸之声的网吧，用自己的手提电脑接当地网线，改一下IP地址及网关，行了，发稿吧！QQ里传来激动人心的声音，后方编辑说兄弟辛苦了！当这一切完成之后，看看表，40分钟，而这还是熟门熟路的前提下！老金，教我们如何不想你？哪怕你真的是个奸商，可是奸商级的服务也让人惦记，只要能吃，鸟蛋也是肉啊！其实有这么个内行的奸商也不坏，记者们总结说：起码到哪里先有宽带，到点儿就吃饭，队伍住哪里、几点训练全门儿清，更何况我们自己跑，费用加起来一点儿也不比跟他走少。

当然，在某些主场，我们也曾见过来自韩国或西亚的记者，他们都不难辨认，在本国足协新闻官的带领下，办证、采访、发稿、上网一条龙服务……对，我们说的不是中国足球记者，那种“无冕之王”的幸福感觉我们可能永远也体会不上。在复活节前夜的中国香港，在4人一间的地铺上，在打鼾磨牙蹬被放屁的足球记者的梦里，朦胧着一个共同的主题：

怀念老金。

老金坐在北京的家里上网看到了这篇稿子，激动得泪飞顿作倾盆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个如此有益于人民的人，不但老婆孩子需要自己，中国体育记者也需要自己啊！于是就像耐不住寂寞的乔丹、舒马赫一样，开始了重返记者焦点的计划。平地一声雷：老金复出了！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记者团报道雅典奥运会。

之前老金本来也组织了中国记者前往汉城报道沈祥福的国奥队抗韩自救，不过那次组团没选好黄道吉日，出了件不大不小的国际纠纷，老金没挣到钱，还赔了点儿，就萌生了归隐之意。

那场比赛是3月2日在汉城打的，比赛前一天，老金团才赶到当地，连训练都没赶上看。第二天就是比赛日，上午老金带着记者们去体育场新闻中心办理采访证件，到了之后，多数记者在组委会那里找不到自己登记的采访申请。理论上说，记者不可能个个精通韩语，所以采访申请都是先报到中国足协这边的，再由中国足协统一报到韩方，登记造册后，予以制证。老金代表记者们前去交涉，工作人员说：“你们足协的朱主任通知我们，有许多球迷假冒记者来领取采访证，只是为了看球，所以我们要严格按照他所给的名单发证，如果不在中国足协最后确认的名单上，就不能给证。”

原来如此！马亮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采访资格了，因为他老骂足协，被封杀了呗。世界杯之前在澳门进行的中葡对抗赛上他就遇到过这么一单事，当时证件倒是给了，却不给摄影背心。马亮跟当地的志愿者沟通良久未果，又去找朱主任说情，还是不行。他现场打通了苏爷的电话，然后递给了朱主任。就见朱主任点头哈腰地解释着：“您说话了 I 还能不办吗？可是确实没有位置了啊！一个场地里球门后的摄影区实在是有限啊，请您务必体谅，我这次实在是帮不上忙啊！”

见他说得如此诚恳，马亮也没办法。等朱主任一走，又去跟组委会的志愿者磨，希望至少能整到一个背心，把姜大宁整进场也行啊。最后那志愿者没办法，又给朱主任打电话，把9名后来申请摄影背心的记者名单记录下来，说是

重中国媒体了。谁会说韩国话？翻给鬼子听听！”

老金和他在当地请来的顾本荣赶紧替老贾翻译，马亮似乎要息事宁人，帮忙把老贾撞落地上的几件摄影背心捡起来。先趁机蹲下把一件摄影背心从衣襟下摆塞进了自己的肚子里去，然后站起身，把另外两件扔到了桌子上。不等顾本荣翻译完，马亮就掏出手机假装开始接电话，然后以怕影响到别人的懂事姿态，走出了门外。

马亮回到等在外面的大巴车上，他的师弟洪军也跟着上来了，他也没在中国足协提供给韩国人的名单之上，但是手比马亮还快，老贾往前挤的时候，他自然没闲着，抢在马亮前面也掖了一件马夹出来。两人见了，都互相嘲笑：“你这是什么人民记者啊？小偷小摸也干！”

正说着话，米兰也回来了，她不解地问马亮：“亮子哥，老贾本来就在正式名单上，明天比赛完了在新闻中心就可以把护照换回来，为啥跟人家吵啊？”

马亮笑说：“老贾喂啥你不知道啊？喂草喂料都行，他不挑食儿。”

米兰见他跟洪军笑得如此诡异，情知肯定有问题，就来翻马亮的摄影包，马亮拦不住，又不好意思动手拽她，眼看着米兰把拉链拉开一点儿缝，露出了里面还包在塑料袋里的摄影背心，她不知道这马夹是从水路来的，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当时新潮是“中国之队”的官方合作伙伴，米兰采访处处都有额外照顾，享受着赞助商的独特优待，当然不知道别人的艰辛。不过因为有了马亮这样的对手，也让新潮的赞助价值大打折扣，因为你花了300万才能做到的东西，人家一分钱没花也能做到，就显得脑袋有点儿大了，进城门都能刷着耳朵。

比赛结束之后，晚上老金团的两名记者出去吃烤肉，点的是一个牛肉和猪肉的拼盘，结账时却算成两整盘的价钱。两名记者很生气，早知道要算两盘的钱，我们还拼个屁啊？直接点两盘不就行了吗！语言不通，脾气还都大，明知道对方听不懂，还是吵得不亦乐乎。偏巧旁边一桌坐的几名日本记者，中韩比赛他们也来报道，看起来真是吃饱了撑的，里面有个博学多才的鬼子，既懂汉语也懂韩语，两边吵得乱七八糟的，互相都听不懂对方的话，唯独这个第三者听得懂，但是他在哪儿看热闹，不但不帮忙翻译，解释误会，还故意挑唆。因

为他听得懂两国话，所以两方都拉着他评理，这位日本记者不耐烦了，很轻蔑地问中国记者：你没钱吃烤肉来韩国干吗？你不懂韩语来韩国干吗？

这不是没事儿找抽吗？当即动起手来，这一顿打，几乎把人家的店都砸了，那几个日本记者见状，都慌忙起身来应战。偏巧马亮老贾阿贵洪军老魏米兰李倩倩等一大帮中国记者都在隔壁的店里吃饭喝酒，听到动静跑来一看，也不知道是在跟日本人打架，反正自己的兄弟人少吃了亏，立刻加入了战团，什么也不问，上去就打。韩国人振臂一呼，谁也没听懂，大概是做了“这几个外国佬在此撒野，是韩国人的都给我上”之类的战地动员，“噉”一声上来了好几个爱冲动的中学生，估计也是刚看完球，还沉浸在“中国队很好欺负”的情绪中，也上来练起了韩国功夫。他们事后说，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三国演义”，没搞清楚其实是中国人在跟日本人打架，还以为是中国人跟韩国人在打呢。这边阿贵那暴脾气上来了，谁都拦不住，他年龄最小，出手最快，也不喊一声“兄弟们跟我上”之类的，自己一个人，迎着鬼子就上去开打，幸亏老金团的记者都是游走江湖的老油条，平时出门采访都带着足球鞋，动辄就跟教练组切磋一场，虽然屡败屡战，但是身体素质都不错。马亮、老贾这样的主儿在中学就是打架行家，特别敢下手，立即跟在阿贵后面上去打起了群架，人多势众，也没怎么吃亏。再加上大胡子老魏的扮相好，那一腮帮子的络腮胡子，看着就像是黑帮打手，甭管真能打假能打，反正挺唬人。

打起来之后，日本人很快就跑没影儿了，只剩下中韩两队在不知道为什么的前提下群殴。打架其实是个非常消耗体力的工作，常人一般都是满腔愤怒、忍无可忍才出手的，这种打法最吃亏，因为愤怒消耗掉的体能是正常打架的三倍以上，如果再伴以激情四溢的叫骂，损耗还要多两成。比如说你戴着拳击手套打一个跟你没有感情纠葛的沙袋能打3分钟，但是怒火冲天去打人却只能打1分钟，如果喊叫着打，就只能打30秒，然后就两腿发软，出拳跟拍蚊子似的，基本上没有了战斗力，只剩下挨打的份儿了。而且没打过架的人特别容易蒙，头上挨一下，立刻就晕头转向，不知道对方在哪里了。而常打架的人，第一个动作肯定不是进攻而是防守，躲过对方的第一拳，让自己的脑袋安全了之后才出手，第一拳一定打在对方头上，然后横向移动半米就行了，对手被打晕了之

后，一两分钟之内脑袋都不清醒，连你站在他什么方向都找不到，你还不是站在侧翼或身后随便收拾他？马亮连大学都考不上，中学时代打过多少次架、挨过多少过揍、又因为打人赔过多少钱，那就不用再细数了吧？

其实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基本上架就打完了，在抗美援朝电影中，韩军的战斗力几乎都不在志愿军的考虑之中，说奇袭你的白虎团，就能把你的团部端了。没挨打时叫得最欢的，往往挨了两下子就得逃跑。本来都结束了，一名韩国中学生又从厨房里抡起根擀面杖出来，呼呼生风，冲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七八个不服不忿的，又来了个小高潮。本来都快结束了，这又打起了第二轮，中国记者纷纷躲避。马亮一看他就没种，进了厨房不敢拿菜刀，拎根棍子你吓唬谁啊？这根擀面杖一直跑到马亮跟前，抡圆了就砸了下来，马亮不躲不闪，一低头，把脑袋让过去，用后背生接了他一棍，但是手在下面同时抓住了他的命根子，上半步，脚上一个绊，就把他给撂倒了。马亮就盯住这一个摠住打，一拳一拳，不紧不慢，谁在后面踢他打他也全然不管。老贾就看着马亮身后，像是个尽职的更夫，谁打马亮他就抡圆了老人头踢人家的胫骨，踢一脚倒一个，立竿见影。洪军则守在老贾身后，谁袭击老贾，他就用盘子砸谁的脑袋，盘子摔下去，碎片飞溅，看着特别邪乎。连续摔了几个盘子之后，这个威力巨大的铁三角终于让韩国人意识到今天遇到专业队了。有胆的、能打的被打趴下之后，剩下起哄架秧子的基本上就不敢再上前了。

米兰刚听见打架还特好奇，非常八卦地跟着马亮他们跑去看热闹，结果一看是自己认识的同行在挨打，吓得她腿都不会动了。然后看着马亮他们打跑了日本人，又跟韩国人打，紧张得出了满头大汗，简直都快虚脱了。她眼看着有人跳起来狠狠地砸了马亮一棍子，也听到了那一声闷响，米兰“啊”的一声就叫了起来，刹那间，她仿佛看到马亮被一棍子给砸死了，米兰的心，也跟着死了！如果不是到了这生死关头，她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有多么担心马亮。可是当她睁开眼睛时，竟然没看到马亮头破血流，难道他戴着宇航员的头盔？然后她就看见了马亮不紧不慢地摠着那韩国小子一拳一拳地捶他，这哪是那个嘻嘻哈哈的亮子哥，整个一黑手党打手啊！米兰一下子松了一口气，说来也怪，一旦看到他没了危险，就感觉自己其实一点儿都不担心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牵挂

了。还想，幸亏跟他同居的是董晓婉不是自己，否则哪天惹毛了他，还不得也这样被摁着没头没脑地揍啊？米兰后怕得要命，从此在她称呼马亮的各种绰号里面，又多了一个：山口组。

后事都是老金处理的，他们打完就跑，以为别人找不到他们呢。回到酒店之后，还装得跟没事儿的人一样，但老金 20 分钟之后就被警察请去喝茶了，不过后果也并不严重。反正没死没骨折，都是皮外伤，自己的伤自己养，韩国阿 SIR 遇到这种国际纠纷，事主还是一帮令人头疼的外国记者，也希望尽快结案，大事化了，小事化了，赔了盘子碗也就过去了。老金回国之后，马上关闭了记者业务，伺候不起这帮爷，不玩了。

然而奥运会这种中国人眼里天字第一号的重大比赛，又确实具有太大的诱惑力了，雅典那地方也没几个人去过，所以还是有大批记者呼唤老金。这时候距离“汉城血战”已经过了两个多月，老金一想，跟啥过不去也别跟钱过不去啊！于是本着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精神，再次发通知，组团。只不过这次的通知里多了两个附件，一个是马亮的《怀念老金》，另一个则是《出国采访须知》，对在国外打架斗殴寻衅滋事预先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以后再参加老金团，每人需预交 5000 元的风险押金，回国之后再退，假如你在境外没砸人家烤肉店的话。

据说就这么一念之差，老金重拾“老金团”旗号，继续战斗，结果这一年多赚出一栋小别墅来，当然得是在北八环外的地界。不管怎么说，天道酬勤，那是一点儿都不骗人的绝对真理。

8 月 7 日是亚洲杯的总决赛和闭幕式，然而也是老金团出征雅典的出发日。之前老金绞尽脑汁，想照顾马亮他们这几个足球记者，然而无论怎么算计，时间还是不够用，尽管奥运会开幕是 8 月 13 日，但是没有哪个记者可以从这天开始才写稿，之前的预热、备战都是读者关注的重点，而且老金团里的许多记者都是跑综合口的，本来也不关心这个亚洲杯，他们也强烈要求提前出发。这样经过反复协调，更重要的是还得赶上有这么多空座位的航班，老金最终只能让他们牺牲亚洲杯决赛。马亮跟莱瑞商量说，反正前面小组赛那些我们已经做得够丰富了，最后只是一场球，让编辑去盯也不是不可以的，于是最后这一场决

赛他就放弃了。

晚上8点，搜狸网奥运采访团在公司统一出发，老虎亲自带队，去了5名记者和两名摄像。这既是搜狸网第一次报道奥运会，也是第一次派出如此庞大的阵容，凯文和莱瑞亲自为他们送行，公司派了台七座的道奇商务车送他们去机场。5名记者中，除了马亮其余全是编辑，耶斯诺是篮球编辑，通西班牙语和英语；老虎和艾米莉都是杂家，什么项目都可以写，通英语；小胖主要负责摄影和技术支持，人手不够的时候也把他发出去采访；两名摄像则主要做演播室访谈节目。在前往首都机场的车上，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队0:1领先的消息，顿时就泄了气。他想起那天在汉城打过架的日本记者，既然是专跑足球的，估计这阵子也在工体的球门后趴着呢，可惜自己打架时去得太晚，记不住他的长相。

这年亚洲杯最大的新闻不是中国队节节胜利，一直打进了决赛，而是在济南赛区发生的记者中指事件。当时日本与巴林的半决赛打得极为惨烈，两队激战120分钟，共打进了7个球，日本队非常艰难地勉强胜出。由于整场比赛全看台的中国观众都在为巴林队加油，比赛一结束，一名歇斯底里的日本摄影记者就对着看台上的中国人高高竖起了中指，还配着一副特欠抽的表情。看台上的中国观众这时候正在找着日本人看呢，一时大哗，但是隔得太远，鞭长莫及。没有想到的是，山不转水转，在这位嚣张的日本记者旁边，站的是《成都晚报》的阿贵，上次的韩城攻略也有他的份儿，这是个听说打日本人绝对不用动员的主儿，抡圆了就给了这个反革命中指犯一个大嘴巴！抽得他立即清醒，连连向看台鞠躬致歉。为此阿贵这辈子任何时候到了山东都有人请他喝酒。

路上马亮讲起了这个段子，把老虎听得频频点头，连声称赞：“这样的记者就是单位的一面旗帜，什么时候他不想在《成都晚报》干了，你把他拉到咱们这儿来。就算他不干活儿，搁个抗日英雄在这儿看着也养眼啊。”马亮心里暗笑，打架斗殴还打出好来了？这可真是严重篡改孔孟之道的异端邪说。你要是听说我在汉城是怎么跟日本记者和韩国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的，保证就得改口。

艾米莉赞叹说：“马老师来搜狸网这半年，我感觉咱们整体的新闻质量明显上升了。但是我有一件事不明白，马老师怎么到哪儿都能做到独家专访呢？

是庄家的收益。”

“看起来，这庄家也挺讲理嘛，这不也算是公开公平公正吗？”艾米莉插嘴说。

“你还更快更高更强呢！”耶斯诺抢白说。

马亮说：“但是市场上的人不可能总是正好这么平均的啊。比如说，你们押完之后，老虎又来押上盘了，而且一个人押了 200 元，那么这个市场就不平衡了，赌注 2 比 1，很显然，一旦上盘赢了，我庄家就有可能破产了。庄家不是不能输，而是要尽量引导市场走向平衡，只有上下盘平衡了，庄家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调节赌注流向平衡的手段有三种。第一提高水钱，第二改变盘口，第三……”

马亮卖了个关子，等着同事抢答。耶斯诺说：“第三，打压上盘！”连同司机在内，大家都笑了起来。马亮说：“这第三，就是操纵比赛结果。比如说，我从上盘的 400 元中拿出 100 元来，分给中国队的门将和后卫，让他们故意放水，然后从盘口上故意制造对中国队有利的假象，引导大家都去押国足。最后中国队输了，押国足的赌资就全都进了我的腰包。所以很多情况下，假球和赌球就是这样一对孪生兄弟。比如说，1998 年世界杯的决赛，谁不看好巴西队？谁不押巴西队？但巴西队突然集体中风，罗纳尔多还临时发羊角风，不是大庄家出手，难道还能是阿维兰热操控的？中国联赛中的很多场次，都是这个样子。球队携手庄家协同作战，一方面把比赛卖给对手，另一方面在赌球市场上再赚一笔。所以说，职业足球是棵摇钱树嘛。”

老虎笑说：“本来我还想说让亮子给咱们的编辑都培训一下，掌握一下赌球的相关知识呢，现在看来不行，简直是洪水猛兽，绝不能教这个，回头上班都不发新闻了，全聚在那里下注呢。”

马亮说：“你还以为他们不懂啊？咱们那足彩栏目不就是为赌球服务的吗？如果不是正宗赌徒，谁闲得没事儿看这种栏目！凡是上足彩网站的，那就是 24K 金的赌徒，琢磨着怎么下注呢，大家都明白，可能也就你一个人不知道怎么个玩儿法吧。你要想了解，找咱们的足彩编辑莱特儿扫扫盲，半天就能教会你怎么把一年的工资奖金都输出去。”

老虎赶紧说：“废什么话！学啥不好，学这倾家荡产的手艺？”

艾米莉问：“什么叫 24K 啊？”

小胖抢白她：“一看你就没戴过定情戒指，就是百分之九九点九九啊。”

这话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艾米莉早知道马亮有个董晓婉，女孩在这方面都是天生的间谍，在她们眼里，男人不分好坏，只分能看得上眼的和看不上眼的两类。对于她所不感兴趣的男人，那可就是堆个金山银山也没用。但是能入她法眼的男人，关于他的一切信息资料都会在第一时间内搜索登记，分门别类，归档入库。艾米莉知道马亮有了女朋友，所以她并不会再去想入非非，真没那意思，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期望把自己的单身状况展示给马亮，当然这只是一种潜意识，她自己也未必那么清楚。所以小胖一说她没戴过定情戒指，倒把艾米莉逗得非常开心，我就是没戴过，就是没男朋友，高高的树上结槟榔，怎么爬上怎么尝来着？

一行人说说笑笑，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登上了飞越爱琴海的航班，然而马亮没有想到的是，等着他们的，竟然是公安部的拘留所。

第二十五章 六个小时两万字

机身一震，轮胎与跑道之间发出了尖利的噪声。马亮这次睡得不实，一秒钟之内他就省悟过来，现在降落的不是五年前的雅典机场，而是从杭州飞北京临时备降的天津机场。有一次中国队在天津连续两个周末打比赛，中途返回香河基地集训，恰好马亮在两场比赛之间去上海给 333 车队的韩寒和何晓乐两名车手主持演播室聊天，他就这样来过天津机场，距离泰达足球场并不远。透过舷窗望出去，天津机场一片寂静，几乎没有动静，一片荒无人烟的样子。

这架飞机并没有靠近候机楼，而是在跑道的远端孤零零地停着。飞机上有 5 个天津人，原来的计划是从杭州飞到北京后，再乘坐大巴车回天津，现在既然直接落到天津了，当然想要就近回家。但是空姐解释说，由于是临时备降，最多只停一个小时，所以有托运行李的乘客不能下飞机。双方各说各话，本来就因为飞机晚点心情都很不爽，也已经吵过了几轮，互相都觉得对方太不讲理。这顿吵啊！马亮听得头都疼，之前出去采访，一般都是单位订票，为了保证回程顺利，返航订的一律是全价票。如果是出国采访，只要公司没有特殊的要求，他就雷打不动地跟“老金团”走，且不说老金这奸商赚多赚少，起码你心里有底，不管是印度还是南美，到机场落地，上了出租车，递给司机一张写着酒店名称的纸条，进了房间就能上网，然后出门一看，原来国家队的驻地就在旁边，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赛场，这种感觉，多踏实啊！

奥运会前夕，从北京飞雅典的所有直飞航班几乎全都满员，老金给记者安排的行程是经伊斯坦布尔中转的土耳其航空，这时候也不用计较谁家折扣大、